

# 西汉皇家园林，三百里梁园美如画 (下)

## 阅读提示

上周周末下午，蓝天白云。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安办事处沈楼村的千年银杏树下，不时有游人徘徊在其下。一旁，几位老人在巨大的树荫下，下棋聊天。说到这株巨大的银杏树，老人们只知道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只有58岁的孙共环老人，还能说起一点银杏树和梁园的故事，但也所知不详。

据相关部门考证，这株银杏树正是西汉年间所栽种，也正是当年西汉皇家园林梁园内的无数花草树木其中之一。虽然世代生活在千年银杏树下，沈楼村的村民却罕有人能说清楚银杏树和梁园的故事。那么，曾经在商丘大地上的三百里梁园除了如画一般的风景以外，还有哪些不同凡响的故事呢？

□ 策划/侯广岩  
□ 文/图 晚报首席记者 鲁超  
实习生 宋帆



位于沈楼村的银杏树种于西汉年间

## A 三百里梁园，宛如人间乐土

东苑亦称菟园，后人多称为梁园，其中“宫观相连，奇果佳树，瑰禽异兽，靡不毕至”，成为我国历史上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的王室园林，开我国私家园林先河，只有汉景帝的上林苑可与之媲美。

在刘武手里，三百里梁园名满天下：曜华宫、忘忧馆、清

凉台、栖龙岫、雁池、鹤洲、鳧岛、百灵山……从这一个个神秘而遥远的名字中，我们可以感知当年梁园规模之宏大、建筑之豪华、景色之绚丽。身为梁孝王文学侍从的枚乘，在《梁王菟园赋》中，记录了当时天下人竞相游览梁园的盛况：“晚春早夏，邯

郸、襄国、易、涿容丽人及燕汾之游子，相予杂还而往焉。车接轸而驰逐，轮错毂而接服。腾跃之意未发，嬉游之欢方洽……”游人徜徉在奇花异卉、茂林修竹之间，但见重楼起雾、飞阁生风，离宫别馆中是看不完的霓裳翠袖，听不尽的夜夜笙歌……

## B 美景如画，引来文人骚客无数

梁园优美的景致，孝王爱才的美名，广布天下，一时间，“豪俊之士靡集”，许多人甚至辞去朝廷或其他诸侯国的官职，到梁园“从梁王游”，因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“梁园作家群”。

晋代葛洪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，集诸游士，使各为赋。枚乘《柳赋》，公孙诡《文鹿赋》，邹阳《酒赋》，公孙乘《月赋》，羊胜《屏风赋》，韩安国作《几赋》不成，邹阳代作。邹阳安国罚酒三升，赐枚乘路乔如绢，人五匹。”如此雅集高会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恐怕只有东晋王羲之率一千文人在绍兴兰亭“曲水流觞”那件事可以媲美。梁园、梁园文化在当时以及此后千余年间一直为天下人瞩目。

作为西汉“梁园作家群”的领军人物，枚乘为词赋大家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他的《谏吴王书》《再谏吴王书》《七发》《梁王菟园赋》等9篇汉赋

和部分散文。写作于梁园的《七发》，是新体汉代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，更是汉赋由《楚辞》演变而来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，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最后形成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与枚乘殊途同归的还有司马相如，他先在朝中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，颇不如意。一日偶遇随孝王入朝的枚乘、邹阳等人，相见恨晚，又见孝王惜士爱才，遂称病辞去朝中官职，到梁园追随孝王。司马相如客居梁园数年，与孝王及诸文士在梁园之内把酒论文，写辞作赋，《子虚赋》就是那个时期的力作之一。

孝王死后，司马相如返回成都老家，途中与临邛富商之女卓文君演出一场凤求凰的千古佳话。除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之外，司马相如尚有《大人赋》《长门赋》《哀秦二世赋》等数十篇佳作传世，其文辞瑰丽，气势恢弘，反映了空前统一与繁荣的汉帝国气象。

邹阳是齐国（今山东）人，亦是梁园作家群中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其人诚实坦荡，慷慨磊落，到梁园后，因力阻梁孝王谋“汉嗣”之位，遭羊胜、公孙诡谗言，被孝王下狱，准备处死。邹阳作《狱中上梁王书》上呈梁王，其文辞委婉雄辩，词章辉煌犀利，孝王读后，立即释放邹阳，并拜为上宾。此事被司马迁载入《史记·邹阳列传》。

正因为有枚乘、邹阳、司马相如等的加入，成就了梁园文化，并为西汉文坛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。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纲要》中称：“天下文学之盛，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。”指的就是这一时期。这其中，梁孝王刘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是一个不可或缺或倡导者，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组织者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三百里梁园，不仅是后世文人理想之梦的举飞之地，更是汉唐及其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摇篮。

## C 盛世梁园，古时文人的精神家园

作为当时乃至此后千余年间中国版图上最知名的游览胜地之一，梁园是历代文人追芳昔娱、逸兴遣怀的地方。

来过梁园的文化人，不止邹阳、枚乘、司马相如几位，唐朝的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王昌龄、岑参，宋朝的苏轼、苏辙，明朝的王廷相、祝枝山，清朝的徐作肃、侯方域……这一大串在中国文化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，都为梁园留下了光耀千古的诗词文章。

唐天宝初年（742年），42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征召，满怀理想，奔赴长安。两年之后，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。壮志难酬的诗人，向东经洛阳、汴州（今开封），到达当时隶属宋州的梁园。不知是留恋昔日梁园的楼榭亭台，还是追慕梁孝王惜才爱士的遗风，梁园挽住了这位天纵之才飘泊的脚步。自天宝三年（744年），至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为躲避“安史之乱”携夫人宗氏离开宋州，李白在梁园客居的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。

高适来梁园比李白早，停留的时间也更长。这位以一曲《燕歌行》力压唐朝所有边塞诗作的大诗人，20岁时就“解书剑，游长安”，到京城求取功名，以实现自己匡世济危的雄心壮志。数年间却只落得人仕无门，生活无着，不得不带着全家人离开京城，客游梁宋，在商丘一带谋生。“菟园为农岁不登，雁池垂钓心长苦。”（高适《别韦参军》）诗人借古迹指代地名，诉说自己生计的艰难。梁园张开热情的双臂接纳了高适一家。只是，梁孝王当年筑菟园、开雁池时，恐怕没有想到，800多年后，会有一位大诗人在他的园林里以稼穡渔猎为生。

李白来梁园的路途中，在洛阳与杜甫相会，结伴东行，至宋州梁园，他们又遇到了先期至此的高适。3位伟大的诗人在宋州居住后，遍寻梁园诸

景，酒酣平台、宁陵吊古、漆园赋诗、游猎孟诸、踏雪清冷池、畅游芒砀山。所到之处，或触景生情，或因物起兴，一首首千古华章就这样在梁园里吟哦成颂。李白对梁园更是情有独钟，“一朝去京国，十载客梁园”。并娶了宗氏夫人，成了商丘的入赘女婿，留下了千古佳话。

北宋时，苏轼、苏辙兄弟路过宋都，同样触景生情，再度写下了梁园的凋零：“梁园久芜没，何以奉君游。故城已耕稼，台观皆荒丘。池塘尘漠漠，雁鹜空迟留。俗衰宾客尽，不见枚与邹。轻舟舍我南，吴越多清流。”（苏辙《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》）今古兴亡、盛衰无常的感慨尽在其中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是商丘人，生于斯长于斯，千年之前的梁园更让他唏嘘慨叹：“驱车荒城隅，昔是梁王园。当日宾客馆，离离百草蕃。”（侯方域《梁园怀古》）猜洁孤傲、清刚方正的徐作肃，清代“雪苑六公子”之一，也在昔日的梁园里寻寻觅觅：“千年我向梁园来，几寻遗址城东隈……”

西汉之后，梁园这块土地灾连祸结，至唐朝时已是“梁园日暮乱飞鸦，极目萧条两三家”（岑参《山房春事两首》），更遑论兵燹交加的后世呢？繁华落尽，遗迹仅存，但两千多年里，来梁园寻觅凭吊的文化人不绝如缕，他们寻找的，其实是我们民族薪尽火传、代代不绝的文化传统，是一方驰墨骋怀、挥洒才情的净土，是文化人能够得到应有尊重与理解的精神的家园……

时间流逝，两千多年的岁月转瞬而去。虽然西汉时期三百里梁园已经不复存在，曾经的楼榭亭台大多都湮灭，三百里梁园如今却已经成为中原大地上的一座现代化城市。悠久的历史，层出不穷的才子大家，使商丘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绽放出全新的色彩！